

点头有约

朱建德

秋末冬初的一个早晨，一壶水被细芽嫩叶染至浅琥珀色，茶叶在壶中浮浮沉沉，茶香清幽悠远，仿佛是将春入魂的时刻。此时，喝上几大杯，让身体缓缓开机。

风轻轻的，阳光淡淡的，距离苍南50余公里的点头小镇仿佛被柔和的滤镜所笼罩，散发着一种温暖而静谧的气息。我们一帮人，恰如一枚枚茶叶，在一杯热水的召唤下，如约而至。

说起来，我和点头也算有过“点头之交”。前几年，和几个朋友从宁德回苍南，受同行的福鼎太姥山管委会白兄之邀，顺路去点头，看了和我老家同名的碗窑村。

道路窄小，行人稀少，商业凋敝，房屋高低不平，新旧掺杂，空气中有一股鱼腥味。这是我对浙南闽东沿海一带乡镇的简单印象，点头也不例外，因是路过，大家也没啥特别印象。

而更早之前，知道点头，是一幅幅摄影圈朋友拍摄的点头春茶上市交易的图片。镜头下的茶青交易市场，人头攒动，筐筐嫩绿，袋袋春色，摆放有序，热闹非凡。

对从小在茶乡长大的我，春茶下山交易的场景并不陌生。

采茶要趁早，清明至谷雨之间，为最好的收获时节。一片片茶叶，从枝头上下来，被装进竹篓，再从竹篓倒进竹筐，然后被一条扁担运送下山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修炼之旅。

茶叶的下山，必会一路留香。那是很多年前的情景了，但是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每每茶农经过家门口，我总是会伸长脖子，凑上前去，嗅那随风走动的茶香。茶农的脚步，往往赶在太阳落山之前，他们挑着百多斤的茶叶健步如飞，两个大箩筐稳稳当当，丝毫没有左右晃荡的感觉。

茶叶的下一处归宿，就是我家对面不远处的桥墩镇收购站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收购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什么物品都收，收茶叶，也收废旧物品。

最让孩子感兴趣的，却是一排炒制茶叶的机器，摆放在收购站后面的小平房里，俨然一个小型茶叶加工厂。这些机器，转动起来轰隆隆地响。茶叶的气息，在机器的烘炒之下，慢慢地从清淡变得浓烈，再从浓烈变得隐忍。每一次气味的转换，都是一次不寻常的体验，让我倍感神奇……

春天过了一个又一个，清新的茶香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。如今，在我眼里，茶叶不仅仅是树叶，而是春天里的一朵花，那幅“春茶上市交易图”，是春天最美的风景。

二

全镇共有茶园近6万亩，占福鼎市茶园总面积的六分之一。

全镇共有茶企208家，中小型加工点387家。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3家，省级龙头企业15家。

全镇户籍人口4.11万人，90%以上的人口从事涉茶行业，涉茶总产值25.2亿元。

2023年，点头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10亿元镇……

从点头镇党委书记张龙贵的介绍中，我们捕捉到一个信息：这个小镇不简单。

在人口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中，小镇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。2023年，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6%，这是把镇一级的人口也列入其中。过去几十年，全国乡村人口的城市化路径都是分梯次、分步骤的，人们从镇、县到市，以及更大的市，通常是依据个人或家庭经济能力的强弱而选择不同的落脚点。纵观全国，2万多个乡镇一级行政单位，有“全国



特色产业十亿元镇”头衔的才199个，点头可谓百里挑一。

“全国特色产业十亿元镇”是如何炼成的？初来乍到的我们心里不由有此发问。点头的确有山有水，气温湿润，植被丰富，适合茶叶生长，但这样的自然环境在闽浙沿海地区并不多么特殊。有人向我提供过一种解释，说是点头镇的柏柳、大坪、举州等7个村落散落在峰峦叠嶂、山峰耸立的山谷里，这里培育了“福鼎大白茶”“福鼎大毫茶”两个优良白茶品种，有“白茶谷”“古茶道”之称。历史上，点头是福鼎古代茶叶对外贸易的海陆交汇点，有着产业和地理上的优势。但很显然，这些解释也不充分。答案，还要到点头茶企中去、到点头人中去寻找。

我们在点头镇工作人员黄苏华、王庭俊的陪同下，走进“瑞达、芳茗、董德”等茶企，寻访了镇茶业协会、茶青交易市场、白茶第一街……

用点头人的话来说，“没有一个点头人没在茶山上摸爬滚打过”。点头从明清时期发展茶叶，清末民初最为盛行。清朝时期，福鼎白茶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。民国时期，点头孕育了梅伯珍、陈炽昌、梅秀蓬等一批著名茶人，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茶叶商号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点头茶业快速发展。1988年，点头镇自发形成一个茶青交易市场，2000年，建成福建省最大的闽浙边贸茶花批发交易市场。2006年，福建省第一个农业部的茶叶国家良种场落地点头大坪村，点头茶苗开始走向全国。

这期间，点头镇轮番出现红茶、绿茶、花茶、手工艺茶、白茶等，由于缺乏主打产品，导致茶企在发展过程中起起落落。

2004年起，福鼎将茶产业发展的眼光对准白茶。已有深厚产业基础的点头镇率先示范，做起“带头大哥”，早期的点头茶人开始在北京、广州等地开辟白茶市场。现今，全镇注册茶叶门市店1300多家，约有5000多人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创办了3000多个经营网点，吸引大量的消费、商务群体前来当地品尝茗茶、商务洽谈，白茶商圈初具规模。

茶，在这个小镇，正如其象形着的那般，人在草木间，被自然包裹着，深深地沉醉。

三

这时节的点头镇街上，如同白茶的茎叶，经过季节的晾晒，呈现着萎凋的状态。但空气中弥漫着茶香，扑鼻而来，让心情变得明媚起来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从新街走到老街，将自己散漫到某条小巷。

穿过矮房的一条幽深小径，一个叫“肖厝里”的四合院隐藏其中，两个青年在大厅一张古旧的茶桌上喝茶，我们应邀坐下和他们聊了起来。泡茶的青年叫萧传伟，是个茶商。从他口中得知，点头人最早聚居区座落在孙店之头，原

当少林功夫遇见“甲亢哥”

赵嘉乔

近日，美国网红“甲亢哥”（iShowSpeed）在河南少林寺的功夫学习之旅引发全球关注。这位拥有3700万海外粉丝的顶流博主，以标志性的夸张表情和沉浸式体验，将少林武术的刚柔并济与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推向国际视野。这场看似偶然的文化碰撞，实则折射出新时代中国文化输出的创新路径与深层内涵。

甲亢哥的少林寺之行，在抖音等平台掀起现象级传播。他学习少林五步拳时的“痛苦面具”、被木棍击打时的鬼哭狼嚎，以及与5岁小师傅的互动画面，48小时内登上TikTok全球热榜，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20亿次。这种“反差萌”的呈现方式，打破了传统武术传播的严肃框架，让少林功夫以更亲民的姿态走进Z世代（互联网时代）视野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甲亢哥的镜头不仅记录了武术训练的艰辛，更捕捉到文化交融的温情瞬间。在拜师仪式中，他虔诚完成上香、敬茶等流程，训练间隙，他用英文与师傅探讨“禅武合一”的哲学。这些细节通过抖音的“沉浸式体验”功能，让海外观众直观感受到少林文化的精神内核。正如一位海外网友评论：“原来中国功夫不仅是招式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”

甲亢哥的中国行，本质上是一场成功的民间外交。他的直播没有预设的宣传口径，却在不经意间展现了中国的现代性与传统魅力：高铁隧道中稳定的直播信号、智能酒店的机器人服务、城市夜景的未来感，与少林古刹的晨钟暮鼓形成强烈对比。这种“赛博朋克与水墨丹青”的碰撞，解构了西方媒体构建的“中国威胁论”，让海外观众看到一个立体、多元的中国。

梁师傅“各国是一家”的表态，更是将这场文化交流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解。当甲亢哥试图支付学费时，梁师傅婉拒道：“朋友之间不需要金钱。”这一细节与少林寺“以武会友”的传统一脉相承，也呼应了中非合作论坛上少林弟子在非洲传播文化的实践。正如登封市政府推动的“景景通”旅游专线和过境免签政策，这种民间层面的文化互动，正在成为中国软实力输出的新范式。

少林寺的国际传播机制，为新时代文化输出提供了重要启示。从非洲学员班到全球近200个少林文化中心，少林功夫始终以“去宗教化”的姿态，通过身心修炼的普世价值打破文化壁垒。甲亢哥事件正是这一策略的延续——他的粉丝中既有功夫爱好者，也有对东方哲学感兴趣的普通观众，这种“功夫搭台，文化唱戏”的模式，让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方式。

甲亢哥在直播中惊叹“中国功夫和电影里一样酷”，他的3700万粉丝已成为中华文化的“非官方代言人”。这种“网红赋能+平台共振”的传播矩阵，正在重塑文化输出的生态格局。

甲亢哥的少林寺之旅，是一场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的精彩对话。它证明，文化传播不必依赖宏大叙事，一个真诚的微笑、一次真实的体验，足以跨越语言与意识形态的鸿沟。正如梁师傅所言：“功夫的尽头是慈悲。”当全球观众在抖音上为甲亢哥的“痛苦面具”捧腹时，他们或许不会意识到，自己正在见证一场悄然发生的文化革命——它无关政治，只关乎人心。

创作